

朗纪山乡村人物系列之二

靳铁铜

□郎纪山

靳铁铜是靳庄的支部书记，由于直正公道，深得群众拥护，从农业合作化时干起，直到本世纪初，前后干了40多年，这在农村是不多见的。

大集体时，按上边规定，大队主要领导属半脱产干部。所谓半脱产干部，就是除去开会、学习、参观等公务外，其余时间必须参加所包生产队的劳动，工分拿队里社员的最高工分。那时，好些干部总是找借口尽量少干些农活，瞎胡转悠。社员们意见很大，背地里称他们为“光轰鸭子不下水”干部。靳铁铜则不然，除了必要的公务外，大多时候和社员顶趟儿干。特别到了夏天，光头赤脚，穿个大裤头，光着黝黑的脊梁，咋看都不像个大队支部书记。

别看靳铁铜是个大老粗，学问不深，但讲起话来不紧不慢，头头是道，群众很爱听。这并不是因为他讲话有多少文采，或者风趣诙谐，而是都是些大实话、家常话，入情入理。更重要的是他不是那种“瓶儿碎了——光落个嘴儿”的人。

有一年种麦犁地，地有点湿，饲养员本想着上午犁地，晾晒一晌午，下午再耙。可快晌午的时候，突然刮起了五六级的大风，日头也特别毒。靳铁铜转到这一地块时，问：“地张着堡，咋不耙住？”

“想着到下午耙。”几个饲养员应声答道。

“可要中哩！到下午再耙，不满地大垆垃才怪！”

“眼看晌午了，耙到啥时候哩？”有饲养员嘟嘟囔囔。

“咱都种了半辈子庄稼，庄稼理儿还用我讲！‘麦在种，秋在锄。’一垆大垆垃，麦能种好！”靳铁铜声音有点高。“无论咋着，打打拐儿也得把犁堡耙住。”

散文·美景履痕

□吴继红

下雪了。开始只是零零星星的雪粒，然后是一片一片轻盈的小扇子、大片的白芦花，从彤云密布的天空打着旋儿缓缓而下。

瑞雪兆丰年。在雪花的飘舞中，春天的脚步近了。

忽然想起了百里外的村庄。

村庄的冬天有无穷无尽的乐趣。当河滩、坡地落满了雪，野鸡和野兔也被这雪晃花了眼睛，四处乱跑，在洁白的雪地上留下一串串爪子印。年轻后生便背了自制的土枪或弓弩，在雪窝里逡巡，回村时口袋里便是满满的收获。

麻雀和黑色翅膀的喜鹊在枝头叽叽喳喳地跳跃。雪一下，再狡猾的黄鼠狼也没地方找到吃食，就虎视眈眈地盯上了鸡窝里的几只黄母鸡。父亲早有察觉，头天晚上就把设了机关的自制的木屋子放在鸡窝门口。第二天一大早就听见黄鼠狼在屋子里折腾，小眼睛里都是惶恐。父亲起来了，用冒着白乎乎热气的压井水洗把脸，便把它们丢进一条棉布口袋，背着口袋到几里地之外的集市上去……

早上起来，柴草垛上落满了雪花，扒开雪花，在草垛里抽出一抱麦草，温温的、香香的；母亲用这柴草生火做饭，炊

“你们稍歇会儿，我去扛耙去！”

靳铁铜一边说一边急急向村里走去。不大一会儿，靳铁铜一个肩膀扛着一盘耙来到了地头。他满头淌汗，黑红的脸膛憋成了紫红色。

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靳庄大队的集体经济有了较大发展，大队不但有河坡林场、果园、鱼塘，还办起了印刷厂、农机站、发电机组等，一千多亩农田旱能浇涝能排，粮食产量大大超过了农业生产纲要，成了公社、县里的一面旗帜。为此，河南广播电台专门播发了一篇长篇通讯《一心装着集体的老黄牛》，详细报道了靳铁铜一心为公、带领群众搞好生产的先进事迹。

当时流传着一个笑话，说是邻村的一个姑娘嫁到了靳庄。有一次回娘家，村里的人问起她婆家的情况，她说，相中了他们那儿的饭食，没有相中他们庄的活儿。由此可见，靳庄人的生活水平已远非一般的村庄可比，但农活儿的紧张程度，也使平时“磨洋工”贯了的人难以承受。

后来，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，靳庄的集体经济也随着农村改革的大潮而分崩离析。很多人为此惋惜不已。

靳庄大队改成了靳庄村，靳铁铜仍当支书，只是不再像过去那样，没明没夜地领着大伙劳动了，但还是和过去一样直正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农村的吃喝风很盛。一到年关，好多村书记家要吃喝账的踢破了门槛，不到大年初一村书记就甬想在家过安稳年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。凡事一旦成了风气，个人是很难抗拒得了的。

唯有靳铁铜不操这份闲心，原因是他们村几十年来一直是“零招待”。村干部因公务按规定领补助，从不到镇上的饭馆里胡吃海喝。乡干部来村里检查工作不想走，在干部家吃顿便饭可以，喝酒不中，因为村里压根就没有这项开支。久而久之

白雪迎春

烟袅袅地升起来，苍白苍白的，空气里是红薯稀饭、发面饼子的香气，裹挟着一股子说不出的温暖。太阳出来了，放射出银亮的光，整个乡村散发着喜气和暖意。

家里的大公鸡大摇大摆地在雪地上觅食，尖尖的爪子留下的印记好像一片倒下的竹林，鸭子和小黄狗、大花猫不甘落后，也出来撒欢，争先恐后地在雪地上留下一幅幅自己的画作；最讨厌的是那只刚满月的小毛驴，它第一次见到这盛大的雪事，惊奇不已，等在雪地里耷着蹶子撒够了欢儿，还要“扑哧”一声撒下一泡粪，热腾腾地冒着烟。雪停了，家家户户拿着笤帚出来扫雪，把积雪堆到花坛里，堆到树根旁，挑到沟边、地头。母亲在扫出来的空地上撒上一把玉米粒和高粱、谷子，母鸡们箭一般地跑过去啄食。

吃罢饭，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袄、草鞋，趟着雪窝子去上学，一路走一路玩耍；趁同伴不注意，抓起一大把雪丢到他的脖子里，团成雪球打雪仗，在雪地上画画、写字，哪里雪深往哪里走，鞋子里灌了雪，一会儿便水淋淋地凉了小脚丫。我们却全然不顾这些，手冻得红萝卜一样，偏偏还要堆雪人，你堆一个大狮子，我堆一个大罗汉，他堆一个雪孩子，用笤帚做胳膊和手，用红萝卜做鼻子，把自己的帽子手套给它戴上——只有这些怎么够？还

之，乡干部不在靳庄吃饭喝酒成了惯例，靳铁铜自然就成了人人皆知的“铁公鸡”。

有一年，乡里新调来一位副乡长，与人闲谈中知道了靳铁铜其人其事，不大相信，一天约上两个年龄大的乡干部去靳庄村检查工作。谈完了工作，天已近午，几个人也不说走，靳铁铜也不说吃饭的事儿，场面就“晾”到那儿了。一位与靳铁铜相熟的乡干部打圆场说：“靳书记，晌午了，也不说吃饭的事儿？俺好说，蔡乡长刚来，也不接接风？”

“中啊！吃饭有捞面条，喝酒有‘压井大曲’。”

“啥井大曲呀？”那位乡干部似乎没有听懂。

靳铁铜笑着顺手指一指门外的压水井，“随便压着喝，想喝多少压多少。”

几个乡干部的脸一下子红了。

“开玩笑哩。恁俩不说了，老伙计了，蔡乡长新来，我能慢待！”靳铁铜笑着说，“恁俩知道，几十年了我滴酒不尝，也没法陪着乡长喝酒。真想喝酒，就去乐民（村主任）家去吧！”

蔡乡长见话说到这份儿上，就顺坡下驴，说：“靳书记，他俩给您开玩笑哩。俺下午还有事，就不打扰了，改日再来！”

到了2003年，70多岁的靳铁铜主动提出辞去职务，尽管身体还很硬朗，乡里还想让他干。他说：“就这都挡住年轻人的路了，再干那可真叫老糊涂了。”

作者简介：

郎纪山，男，1962年生，舞阳县姜店乡中心学校语文教师。近年来，郎纪山写下50余篇描写身边乡村人物的散文随笔。这些文章取材于乡村生活中平凡的小人物，他用白描的手法，把这些底层人物的陈年旧事讲述出来，力图展现原汁原味的人生，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。

要给他安两只黑眼珠，那多半是从母亲针线筐箩里偷出的两粒纽扣。

屋檐上一夜之间垂下了千万条小桦杖粗细的冰凌，好像一把把晶莹剔透的宝剑。小心地踩了凳子掰下来，拿在手里，一招一式地比画着，那认真的神态宛若电视上武林高手在对决。洗脸盆、水桶里头天晚上忘记倒掉的水也结了冰，圆圆的，厚厚的。不顾父母呵斥，把这冰块偷偷放进嘴里吮一口再一口，凉得齁牙咧嘴也不舍得扔。我们瞒着大人偷偷溜去结冰的河道里、池塘边，排成一长队滑过来滑过去，拔河、摔跤，一不小心有谁跌倒了，冰面卡住了屁股，其他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捞起来，一看，屁股上的棉裤已经冻得净是冰碴子。

此刻，我一个人踏着厚厚的积雪在沙河南边行走。夜色苍茫，四周白茫茫一片，残荷的枯枝败叶上落满了积雪，曲曲折折的木桥在池塘中间穿过，又蜿蜒着伸向远方。回望来时的路，河两岸白茫茫一片，白色悄然铺满了河道、池塘，看不到来路，亦看不到归途。

远远地，风里有冷的幽香飘过来，若有若无，是蜡梅在这个寒夜里悄然绽放。桥洞下一个中年男人在漫天飞雪中独自吹奏着萨克斯，像一首春的序曲。

盛大的春天将要来临。

诗歌·花香冰韵

雪

□荷蕾心语

1

天空如一张发黄的宣纸
一纸昏沉
大雪白得肆意
白得尴尬
白得猛
白得汹涌
怎么会没事，只不过是试着
一次次学会放下罢了
感谢岁月不饶人
也感谢尘世所有的无情
雪，吹落了往事
日子扶着执着的雪
走进最深的冬天
这已经是2018年第三场雪了

2

我就想在漫天大雪里
走上几个来回
蜡梅香着
路安静着
雪卧在想停留的地方
在雪中飞舞的，不只是雪
还有几只小鸟
我很抱歉
我的路过惊扰了它们
它们，以树为家

3

你要舍得把最美的
那一席阳光给我
嗯，我要最灿烂的
最好是带着三角梅热烈的红
要赶多长的路
才能抵达我的世界
此刻，我正身披大雪
我就是这场大雪
摇摇晃晃着入世
拥抱长风，穿越每一条街



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“沙澧河”，阅读副刊美文。本地作者投稿邮箱：13938039936@139.com
本版投稿邮箱电话：13938039936